

ADDRESS OF HIS EMINENCE, ROBERT CARDINAL SARAH
PREFECT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DIVINE WORSHIP AND DISCIPLINE OF THE SACRAMENTS
TO THE FIFTH ROMAN COLLOQUIUM ON
“SUMMORUM PONTIFICUM”
“SILENCE AND THE PRIMACY OF GOD
IN THE SACRED LITURGY”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ROME. 14 SEPTEMBER 2017

第五屆《歷任教宗》羅馬研討會
「神聖禮儀中的靜默與天主尊位」
聖座禮儀及聖事部部長 羅伯特·薩拉樞機
2017年9月14日 羅馬·宗座聖多瑪斯大學

《樂山樂水》譯自 New Liturgical Movement 的英文翻譯：

<http://www.newliturgicalmovement.org/2017/09/silence-and-primacy-of-god-in-sacred.html>

《歷任教宗》(英文：[Summorum Pontificum](#) 及其附帶信函)自動手諭頒報十年，我首先想表達的是對全能天主的感謝。事實上，藉着這文件，本篤十六世希望在教會內建立一個修和的記號，這已帶來眾多果實，而教宗方濟各以同樣方式地繼續。天主渴望祂教會的合一，我們亦在每一個感恩祭中為此祈禱：我們被召繼續尋求這修和及合一之路，以在今日的世界中作基督永恆的見證人。

本篤十六世這個計劃的解讀，就在拉辛格樞機的重要著作中。寫於被選上聖伯多祿宗座之位之前不到一年，若瑟·拉辛格樞機回應了「一些天主教禮儀學家建議我們應將禮儀改革配合現代的『人本方向』而建立人本形式的禮儀」。他說：

如果禮儀看來成為主要是我們行動的工作坊，那重點——天主——其實被遺忘了。因為禮儀不是關於我們自己，而是有關於天主的。忘記天主是我們的世代最貼身的危機。為抗衡這種危機，禮儀應被設立為天主臨在的記號。但如果習慣性忘記天主已成了禮儀的一部分，而我們在禮儀中只想到自己，那會發生甚麼事？在每一個禮儀改革，及每一個禮儀的慶典，天主的尊位應被視為第一優先。

「忘記天主是我們世代最貼身的危機。」我的兄弟姐妹，寫於 2004 年 7 月的這句話在當時是多麼真確，而幾年下來，這句話更每加變得深刻。無視天主的恐怖

主義在這世界留下破壞的印記，這恐怖主義是咄咄逼人的世俗主義，對受造物、物質甚至人際關係的個人消費主義，以及在進逼的死亡文化，這在危害我們最無力抗爭的兄弟姊妹的生命：即那些未出生、不健康及老年人。

面對着無視天主的態度，我們作為基督神聖的教會，因我們的洗禮及個別的聖召被召叫，去宣佈及宣告「基督為萬民之光」(《[教會憲章](#)》¹, 1)，並「召叫眾人加入教會」(《[禮儀憲章](#)》, 1)。因為基督及祂教會的道路是真理、美、及善的路，而這道路最終的完成 (consummation) 就是跟天主及天上諸聖在共融中得享無限生命。而那些選擇按謊言的王候 (Prince of Lies)² 所鋪排的路而行走的人則冒着跌入地獄的危險：自由、明知、而故意選擇罪惡及邪惡的果實——就是跟天主及諸聖永久分離。

我的兄弟姊妹，我們永遠不可以忘記這些永恆的真理！我們的世界很多能已忘記它們。實在地，這尤其影響着西方世界，我們的社會不斷地將這些真理埋下，不讓我們找到，繼而用消費主義的無盡噪音裝作好事物麻醉我們，防止我們有時間和空間去質疑它妄顧天主的前設及做法。我們一定要孜孜不倦地宣講福音的喜訊：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已克勝了罪惡和死亡，祂在十字上的祭獻已讓我們獲得罪過的赦免，讓我們在此世喜樂地生活，並且對來世盡的生命懷有確切的希望。³

教會被召叫去以各種可能的方法，在各個時代各個地方向一切人宣講這喜訊。這些重要的傳教及宗徒事工，本身就是上主親自命令教會要作的事 (參閱 瑪竇福音 28:19-20)，它們也在一個更大的現實中反映了出來：就是在神聖禮儀中我們教會團體與耶穌基督的相遇。因此，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梵二) 的訓導很正確：「禮儀卻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禮儀憲章](#)》, 10)。

我們可能問：如果教會的傳教活力在我們這時代衰落了，如果基督徒的見證在無視天主的世界中變得軟弱了，如果我們的世界已經忘記了天主，是否因為原本要成為「世界的光」(瑪竇福音 5:14) 的我們沒有走向那教會行動趨向的頂峰，一如我們所應做的；或沒有足夠地從那力量的泉源中汲取能使所有人都享用的「湧到永生的水泉」(若望福音 4:14)？

¹教會憲章原文名稱是 *Lumen Gentium* ([英文](#) [拉丁](#))，即《萬民之光》。取自憲章的第一句：
Lumen gentium cum sit Christus, haec Sacrosancta Synodus, in Spiritu Sancto congregata, omnes homines claritate Eius, super faciem Ecclesiae resplendente, illuminare vehementer exoptat, omni creaturae Evangelium annuntiando (cf. Mc 16,15).

基督為萬民之光，本屆神聖大公會議，因天主聖神而集合，切願向萬民宣佈福音 (參閱谷：十六，15)，使教會面目上反映的基督之光，照耀到每一個人。

² Prince of Lies 即魔鬼、撒旦 (參照 若望福音 8:44)

³參閱 羅馬書 8:18-30; 厄弗所書 1:8-19

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而言，這些不是問題而是信仰危機及叛離梵二的悲劇結局。事實上，他說⁴：

在基督宗教的「新春」裡存有不可否認的消極傾向，這篇文告旨在幫助克服此消極傾向。特定指向「萬民」(ad gentes) 的傳教活動呈現衰退現象，這種趨勢與大公會議的指令和其後教會訓導陸續的聲明確實是不符合，不是站在一線上。內在與外在的困難削弱了教會向非基督徒的傳教衝力，這一事實應該喚起所有信奉基督的人的關切。因為在教會的歷史上，傳教動力永遠是教會生命力的標誌，正如它的減退是信仰危機的訊號。

如果確實如此，如果我們今日的教會在將基督帶給眾人不那麼有熱誠及有效，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我們不能真正而有效地參與神聖禮儀；這可能源自缺乏一個恰當的禮儀培育——這是我們聖父 方濟各教宗所關注的，他說：

一個脫離了屬靈朝拜的禮儀很容易變得空蕩，由它的基督根源，衰變到一種普遍無特性的神聖感覺，差不多魔術般而空洞的純美主義。作為基督的行動，禮儀的內在衝動是要被基督的情感所轉化，在這動態中一切現實被轉型。「在我們身體的日常生活，在小事情內，必定要被神聖的存有所觸動、充盈、浸淫着，它必定要成為跟天主一起的行動。這不代表我們一定不斷地想到天主，但我們必定要確實地被天主的現實所貫通，好使我們整個的生命.....成為一個禮儀，一個朝拜。(引述 本篤十六世於 2012 年 2 月 15 日於羅馬教區修院有關「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 的講話)

我們確實有需要去聯合一個更新的意願去按會議神長指示的道路前行，因為在將《禮儀憲章》正確且完全融合在信友及教會團體當中，亦有很多工作尚待執行。尤其我要指出，就是要讓平信徒以及神職和度獻身生活的人，接受穩固及有機的禮儀入門及培育的決心。

這也可能因為很多時，禮儀的舉行並沒有忠信且完滿地按教會的意願地執行，這剝削了我們在教會中舉基督最理想的相遇，這本身是每一個已受洗基督徒的權利。

很多禮儀變成了一個舞台、一個世俗的娛樂，在舉行奧跡時有這麼多的說話及奇怪的呼喊，這麼多的噪音，這麼多民間活動似的舞蹈和身體擺動。反而，禮儀應

⁴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 ([Redemptoris Missio](#)), 2

該是一個跟天主有着個人相遇及親密的時間。尤其是非洲，也可能包括亞洲和拉丁美洲，需要靠着聖神的幫助，帶着明智及使基督信友成聖的渴望，反省一下他們要本地化禮儀的人性抱負，以避免表面化、民間習俗化以及自己文化的自我慶祝。每一個禮儀慶典必須以天主為它的中心，而唯獨天主——我們的聖化。

今天，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歷任教宗》自動手諭生效的十周年，同樣地向梵二禮儀改革的執行以及這些年來所謂的禮儀及牧民的「餘波」提出了問題。這些問題並非不著邊際，也不是只影響禮儀專家或那些對禮儀感興趣的所謂「傳統派」的人，一如拉辛格樞機在 1997 年寫道，「神聖禮儀的真正舉行是一切教會更新的中心」⁵

神聖禮儀中天主的尊位

我在這篇講辭的開端引述拉辛格樞機的話，樞機問「但如果習慣性忘記天主已成了禮儀的一部分，而我們在禮儀中只想到自己，那會發生甚麼事？」這看似是一個奇怪的問題，但這出自一個近幾十年的一個真實的傾向，這傾向就是將禮儀計劃及舉行得將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舉行慶典的團體，似乎有時幾乎連天主都排除在外。我說「似乎」因為我不希望去判斷那些推廣及舉行這些「人本禮儀」的人的意向：他們也可能差劣的神學及禮儀培育，甚或缺乏了有關培育。

但無論如何，這樣的慶典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們將一些本質全然是超性的事物降格成為單單是本性的程度，這是相反梵二《禮儀憲章》(以及真福庇護十二世的《[天人中保](#)》通諭 ([Mediator Dei](#)))：

禮儀實應視為耶穌基督司祭職務的施行，藉其外形所指，一方面按照每人的本有方式而實現聖化，一方面由耶穌基督的奧體，包括元首及其肢體，實行完整的公開敬禮。⁶

由此可見，由於是基督司祭及其肢體，即教會的行動，所以每一個禮儀行動都是超越其他一切行動的神聖行動；教會的其他行動，都不能以同等名義，和禮儀的效用相比。(《禮儀憲章》，7)

一如我在 2016 年英國倫敦「神聖禮儀」研討會的[致辭](#)中說：

公教禮儀是基督在我們現世的救贖行動中獨特至尊的核心之所，靠實在參與其中，我們領受持守基督徒生活及成長不可少的天主的恩寵和力量。公教禮儀是天主安

⁵拉辛格樞機，於 Franz Breid 編輯的 *Die heilige Liturgie* 的序言

⁶ 《禮儀憲章》，7

排的神聖之處，讓我們來滿全我們給天主奉獻祭獻——唯一真實祭獻——的義務。我們在這裡意識到我們深切需要朝拜全能的天主。公教禮儀是神聖的，因它的本質是聖的。公教禮儀不是平常的人際聚會。

.....天主，而非人，才是公教禮儀的中心。我們來朝拜祂。禮儀不是關於你和我；這不是為了慶祝我們自己的身份認同、或成就、又或稱許推廣我們自己的文化或宗教習俗。禮儀首先並最重要是關於天主及祂為了我們所做的事。在祂神聖的眷顧中，全能的天主建立了教會，並按照基督所建立的新約，依我們所能朝拜祂的方式制訂了神聖禮儀。

因此，天主必須在我們禮儀慶典中每一個元素佔據首位。這是為了愛祂，致使我們能為更完滿地朝拜祂，我們要分開 (*setting apart*) 並祝聖 (*consecrate*) 那些特別為在禮儀服侍祂的人、地、及物品。我們渴望於禮儀中在「斗膽盡能」(參考聖多瑪斯·亞奎那 聖體節繼抒詠⁷) 讚美及朝拜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這渴望本身就是一個內在的朝拜。自然地，這意向應有一個外在的表達。所以，我們的教堂應該是美麗地表達我們對天主的愛，我們的禮儀人員——神職及平信徒——應該花時間培訓及準備；他們所有的禮儀行動，包括他們的衣著，都應該顯示着他們對能有幸服侍的神聖奧跡的尊敬及驚訝。

我們在禮儀所用的「物品」也應同樣地訴說着天主的尊位：為服侍天主，不會有所謂的「過於」好、「過於」漂亮、「過於」珍貴。無論他們是如何的樸實，他們都應符合我們的意向，我們的神儀聖器、祭衣、以其他物品應該是有質素、配得起、以及美麗的，好使我們能夠藉它們訴說我們獻給全能天主的愛和祭獻。我們的平調和音樂 (*chant and music*) 應該使我們向祂高舉心神，而不是一如經常見到的，單單反映着或多或少我們的社會或文化所流行的情緒。

你們也留意到，近年我經常提到回復神父及會眾在感恩祭中朝東 (*ad orientem*)、朝向天主 (*ad Deum*)的重要性。在本篤中十六世為了渴望從中得益而藉《歷任教宗》批准自由使用的舊禮 (*usus antiquior*)⁸ ——羅馬禮的古老形式中，這個姿勢被普遍地使用。但這古老且美麗的做法，如此有力地訴說着彌撒最核心就是全能天主的尊位，並不是局限只用於舊禮。同樣地，新禮 (*usus recentior*) ——羅馬禮的現代形式中，這可敬的做法是被允許，是完美地恰當，而且我堅信，對牧民是很有幫助的。

有些人會反對說，我將太過注重神聖禮儀中一些很小的細節、枝節。但是一如每

⁷聖體節繼抒詠即 *Lauda Sion Salvatorem*，樞機這句取自第二段「*Quantum potes, tantum aude*」

⁸ *Usus antiquior* 在中譯本的《歷任教宗》被譯作「更古老禮儀習尚」，但平日甚少會用這說法。所以本譯文主要譯作「舊禮」。同樣地，*usus recentior* 將譯作「新禮」。

一個丈夫及妻子都知道，在一切愛的關係中，最細微的細節是極度重要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愛就是在這些細節中表達而且活出來。婚姻中的「小事情」表達而保護着更大的現實。禮儀也是一樣：當最小的禮節變得因循而不再是表達我心中、靈魂中現實的朝拜行為時，當我不再留心關於它的細節，當我明明可以更相宜地、更漂亮地準備及舉行禮儀卻不願意這樣做，這當中就出現了我們對全能天主的愛冷卻下來的危險。我們必定要小心這事。我們藉跟隨禮儀規定來表達愛天主的小行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忽視它們，如果我們只視它們為單純的挑剔細節，我們很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已跟基督越走越遠，就像在婚姻中出現的悲劇一樣。

拉辛格樞機深信「在任何及每一個禮儀改革，每一個禮儀慶典中，天主的尊位應該要保持最優先的。」⁹ 如果我們將這原則套用於大大小小的禮儀事情上，天主確實會在禮儀中得到祂應得的尊位。而祂也會在我們心神中佔有尊位。我們的禮儀慶典、和我們自己將成為祂救贖的美麗畫像，那些不認識基督及祂教會的人能夠透過我們找到美麗的救恩途徑。

禮儀是神聖的

朝拜全能天主這個特制「場境」而言，「分開出來」是上主天主親自要求我們猶太祖先要做的，並被教會於初世紀有自由作公共朝拜時恰當地取用。我們用 **Consecrated** (祝聖) 這詞語去形容為了朝拜全能天主而特意分出來的人、地、物件，這來自拉丁語動詞 *sacrere* 一解作使某物神聖或將獻於作一特定公務。

一旦天主創造的事物被祝聖，它們不會用於平常或世俗的用途；它們屬於天主。這說話適用於隱修士及修女、執事、神父和主教，這事實反映在它們的衣著的行為當中，而且應該是這樣；甚至包括在神聖禮儀中參禮之外的時間。這也適用於很多大大小小用於禮儀朝拜的事物。舊禮的其中一個寶藏就是在《羅馬禮典》 (*Rituale Romanum*) 以及《羅馬主教禮典》 (*Pontificale Romanum*) 提供了龐大的、為禮儀專用物品所用的祝福及祝聖禱文。即將準備晉鐸的神父候選人，在晉鐸禮前拿著他的聖爵和聖盤到主教前讓主教祝聖：看到這個傳統復興是多麼令人感動。當新物品被慷慨地拿出來用作朝拜全能天主，並在它們被使用前先由神父按教會的規定祝福，這真是一個信德及愛德的美麗表達。

這些細小而常被遺忘的禮節和傳統有力地教導我們，禮儀作為一個整體，有著神聖的本質，是和我們日常的行為分隔開的。事實上，它們提醒我們，一如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教導，在神聖禮儀中，施行的是天主，不是我們。(參閱上述

⁹拉辛格樞機，於 Dom Alcuin Reid 所著 *The Organic Development of the Liturgy: The Principles of Liturgical Reform* 的序言, 13

的《禮儀憲章》,7)

在神聖禮儀當中，是祂以祂的恩寵、以救贖降福我們。一如大公會議教導：「一切禮儀行為，因為是基督司祭，及其身體——教會的工程，就是最卓越的神聖行為，教會的任何其他行為，都不能以同等名義，和禮儀的效用相比。」(《禮儀憲章》,7)

而所以，當一個慶典符合了它必要達致的，即「完整的公開敬禮」以及「最卓越的神聖行」，它唯獨能夠彰顯及推廣對三位一體天主的朝拜，在姿勢和標記中照耀，表達出這如何不單單是人的行為，而是「基督司祭，及其身體——教會的工程」(《禮儀憲章》,7)，教導人進入真正的生命，這生命由基礎上以天主為終向 (*ordo ad Deum*)。這絕對存有、永恆者的尊位，只能靠神父及平信徒謙遜的專注力才能在禮儀中找到，這禮儀不是個講創意及適應的地方；卻是一個「被賦予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在這超越時間的一刻互相碰觸的地方。

在焚而不毀的荊棘中天主顯現，祂指示梅瑟：「不可到這邊來！將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出谷紀 3:5) 在世界各地，每當神聖禮儀被忠實地舉行時，成為人的天主為了我們的救贖而每天持續顯現，這同一的禁令更加適用。

但這情況和焚而不毀的荊棘有一個重要的不同：我們被邀請「前來」，我們被邀請參與上主的聖體寶血的神聖犧牲盛宴。我們對這個毫無先例的邀請不應變得過份熟稔！如果我們要有果效地參與這給予生命的羔羊婚宴、生命之泉 (參閱 默示錄 19:9)，我們需要在天主前有極大的謙遜和驚奇。

然而，這邀請應該引出我們的慷慨。為回應被邀參與羔羊婚宴，我們被召向上主奉獻我們物質及靈性的「初熟之物」(參閱 箴言 3:9)。我們所有人都可我們的方式及天主賜予的才能，在禮儀的物質作供獻。但我們絕不能忘記山中聖訓的訓導，就是我們在祭壇前獻禮物時，必須首先互相和好，以及由對天主的埋怨中解放出來 (瑪竇福音 5:24)。的確，我們所有的外在奉獻，包括我們藉禮儀所給予的，必定要是我們與上主內在關係的反映。它們應該如同聖詠作者所唱的，發自「痛悔和謙卑的赤心」所作的「悅納之祭」出來的謙遜 (參閱 聖詠 50[51]:19)。否則的話，就會出現危機陷入空洞的禮節主義 (*ritualism*)，甚至是「禮儀物質主義」 ("*liturgical materialism*") 或法利塞主義的一種形式。我們在神聖禮儀中給天主甚麼、在祂教會內作甚麼公共服務，當然必須是盡可能做到最好；但它們必須和我們基督徒生命及使命相符合，好使我們的外在禮儀行動是一個內外相符的真誠，這本身就是聖的，是神聖的，而這真誠詠唱着天主的光榮，使其在我們的日子中、在祂的教會內活着且工作。

遇神聖相遇的回應：靜默及驚奇

在默示錄中，我們讀到當羔羊打開書卷第七，即最後一個印時，「天上靜默了約半小時」(默示錄 8:1)。為何在開啟第六個印後天動地搖，但現在會出現這靜默？學者告訴我們這是期待的靜點，就是期待天主為整個基督徒歷史中所有殉道者申冤的判決。這是驚奇的靜默、朝拜的靜默，於臨在的、即將行動的全能天主前的靜默。

當我們跟神聖相遇，當我們面對面相遇天主，我們自然地變得靜默，並跪下朝拜。我們在謙遜驚訝中跪下，服膺於我們的創造者。我們在驚訝和期待中，等待祂的話、祂的救世行動。這些就是我們參與神聖禮儀的基礎意向。如果我被自己及世界的嘈音填滿了，在我內就沒有空間留予靜默了，如果人性驕傲在我的心裏為王，那麼我只對自己感到驚訝，我也差不多沒可能朝拜全能的天主，聽祂的話，或給它空間在我生命中生根。

正如羅馬諾·郭蒂尼 (Romano Guardini)說：「如果有人問我，禮儀生活以甚麼開始，我會回答：由學習寂靜 (stillness)開始。沒有它，一切都是表面空洞的。」¹⁰但甚麼是靜默，靜默就是內在生命的平靜 (the calm of inner life)，是一個隱密涓流的深度，這是參與、開放及待命的聚合。唯有靜默能夠建築起支持着神聖禮儀所需要的，就是一個禮儀團體；並開創一個空間讓這慶典能夠結果：就是教會。說靜默是神聖禮儀的第一個行動，確實沒有誇張。

然而，現在讓我們從另一角度考慮；靜默跟言語及聖言本身有着很緊密的關係。言語除非出自靜默，否則它不能達致它應有的重要性及力量，而相反的也是同樣：言語要靠說出來才能得以表達，靜默才有果效、發揮它的創造力。縱使禮儀有很多部分是包含着天主所說的話或向天主說的話，為使在任何禮儀慶典中為了言語能夠有效及使噪音靜下來，我們總是需要練習靜默。事實上，噪音窒息禮儀，窒息祈禱，拖垮我們並將我們放逐遠離天主，祂不在風暴中或地震中說話，祂的力量能使山崩石裂，但祂卻以毫不起眼的靜默說話 (參閱 列王紀上 19:12)。在神聖慶典中，無論是它的準備或它的活動，靜默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靜默啟示了禮儀的內在源頭，這源頭產生了言語，再變成禱文、讚美及靜默的朝拜。

靜默是關鍵：在我的造物主及救贖主前保持真正謙遜的靜默能驅逐虛偽的驕傲及將世界的喧嚷關掉。我的聖召可能要求我有很多的活動，甚至我每天都被世界的噪音包圍着。全能天主給我的禮物可能是令我單單因服務祂而受稱許。但即使是這些情況，都有可能在主前保存到真正謙遜的靜默。事實上，如果我要朝拜祂而不是朝拜自己，甚或誰都不朝拜，這種態度是絕對必要的。

¹⁰ 羅馬諾·郭蒂尼《彌撒前的默想》(Meditations Before Mass)

作為我們在這現世能夠遇到最神聖的事物，教會以禮儀禮節將其實現及慶祝；我們的禮儀禮節本身，必須浸淫在天主的靜默及驚訝當中。我是指其精神上及其超越的氣氛而言，多於刻意放置一些靜默的時間，這很多時變得很人工化。只要是恰當地在慶典中帶出禮節中的多層經驗，這就能夠協助我們達致：在心、思、及身都是保持靜默，但仍在神聖禮儀充滿驚訝。舊禮中，神聖彌撒的隆重舉行就是一個優秀的典範，透過它多層的豐富內容，以及很多不同的連繫，基督的行動使我們也容許達到這心、思、及身內的靜默。這當然是一個寶藏，它能豐富新禮中一些水平化及嘈吵的慶典。

所以同樣地，禮儀人員必須在他們慶祝的禮儀中，帶着驚訝、尊敬、及靜默。我們必須對神聖禮儀帶着謙遜及深厚的尊重，因為這是教會給予我們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堅持這一點，除了合法的有關當局外，「任何其他人士，即便是司鐸，決不得擅自增、減，或改變禮儀的任何部分」(《禮儀憲章》，22 §3)。我們不能出於自己或別人的自大驕傲，覺得自己可以比教會做得更好，而重寫禮儀書。很不幸地，無論是用舊的或新的禮書的人中，都可以遇到這誘惑。無批准過的禮儀行動就在教會禮儀的交響樂中，敲出了一個走調的音，製造了一個噪音騷擾着靈魂。這不是創意，也不是真正的牧民。不：我們每人在教會禮儀的面前，唯獨需要忠信，這忠信來自扎根於心、思、靈的謙遜、驚訝、及靜默。讓我們不要讓禮儀驕傲的罪扎根於我們的靈魂中！

當先知厄里亞被召叫到曷勒布山面對上主時，「在上主面前，暴風大作，裂山碎石，但是，上主卻不在風暴中；風以後有地震，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後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烈火以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列王紀上 19:11-12)。而就在這輕微細弱的風聲中，厄里亞和上主相遇了。我的兄弟姊妹，這催促我們，當這細弱的聲音靜靜地、平和地、充滿愛地，以那對天主的謙遜、靜默、及驚訝——它們使我們能夠聽到祂的話且更有果效地活出來——向我們訴說教會的神聖禮儀時，我們必定要留意這細小的聲音。

心、思、靈的靜默：參與禮儀的關鍵

心、思、靈的靜默：這些不正正就是達致二十世紀的禮儀運動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長們渴望的關鍵——即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神聖禮儀嗎？(參閱《禮儀憲章》14) 如果我心、我思、我靈被罪的障礙所阻礙，被這世界的噪音所遮蔽、並被不屬於天主的事物所壓迫着，我如何可以真正的有果效地參與這神聖禮儀？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內在的空間去迎接上主，祂在祂神聖教會中的禮儀中工作。在現代世界，這要求我們努力。首先我要潔淨我的靈魂，或更該說是容許全

能天主去潔淨他，就是藉經常全面地及完全謙遜地辦告解聖事。當罪惡在我心中統治時，我不能希望能由「信友汲取真正基督精神的首要泉源」(《禮儀憲章》，14)的深處取得益處。

第二，我必須將世界和它不斷的要求——某程度——放到一旁，即使這只是暫時的。如果我的專注力在其他地方，我不可能完整地及有果效地參與神聖禮儀。我們全都受惠於現代科技的進步，但當我們依賴了很多(可能太多?)的科技儀器可以將我們受困於沒有完結的溝通和即使回復的要求。可能，用我們的手提電話、平板電腦或其他電子器材唸日課祈禱是很實用及方便，但這不值得：這將祈禱「去神聖化」了。這些儀器不是被祝聖了的工具，也不是只限於天主所用，但我們在天主的及世俗的事情上也用它們！電子儀器必須被關掉，或好地，當我們來朝拜天主時，它們可以放家中。我之前曾講過在神聖禮儀拍攝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當神聖人員已穿上禮儀服飾時這樣做更加引人詬議。當我們忙碌於其他事情時，我們不可能集中注意力在天主。當我們忙於跟其他人溝通，或作為一個攝影師工作時，我們不可能聽到天主對我們講話。

如果我們聖堂中的兄弟姐妹自己分了心，很忙碌，很噪，我們也不能夠集中於天主的聲音，或好好準備去集中。這就是在我們聖堂中，禮儀慶典前後及當中，靜默和平靜如斯重要的原因。如果我們在我們的聖堂中經驗的是更多的紛擾和噪音，我們怎能希望能夠收斂心神面對天主？我不是說要禁止恰當的管風琴或其他音樂，這些其實能夠幫助靜默祈禱和默想，也能夠「蓋過」例如人們進聖堂所發出的聲音。但我想我們要努力使我們的聖堂，尤其是聖堂的祭衣房及至聖所，不要成為閒談的地方，也不要最後一分鐘才衝進來準備，或成為社交場所。這些有着特別恩寵的地方將要舉行的，應該是我們注意力所在之處。我們可以，也應該，在之後，在其他地方有社交活動。聖堂或祭衣房中祈禱般的靜默，應該是教導 *participatio actuosa* (主動參與) 的學校，將進入的人引進心、思、靈的靜默當中：如果我們將要接受全能天主在禮儀中希望給我們的一切，這是必需的。如果有一些真正必要的溝通，我們都應保持對我們身處之所及在發生的事物的驚訝和尊重。

當我準備走到天主的祭台前，我去到之前，我要將我本身的思緒放下，即使它們可能非常沉重和世俗。這首先是一個對天主權力及恩寵的信德行動。可能我的體力已全然消耗，也被我必須負責的世俗責任所分神。可能我被自己或他人嚴重困擾着。可能我因誘惑或懷疑所深深受着痛苦，或因對我或我信德內的兄弟姐妹受着邪惡或不公義而受傷。在這些重擔中堅忍着是很正確的，理所當然的——這也是我基督徒聖召的重要部分。但當我來到神聖禮儀，我必須在信德內將它們放在十字架下，留它們在那裏。天主知道我要受的重擔。祂比我更欣賞我為了肩負它們所負出的一切。而在靈魂的靜默中將我的重擔放在祂腳前，祂希望藉我即將參

與的禮儀，將祂的愛和我交流。祂希望更新，甚至重新創造我，使我能夠以新的力量及福傳熱忱去滿足我聖召的要求。

完滿、有意識及主動地參與神聖禮儀，關乎我們能否參與、接收、及接受全能天主希望給予我們的。我們接收的能力視乎我們的順從、我們心、思、靈的靜默。要個人層面，並我們慶祝教會禮儀的地方做得到，要求我們個人方面，以及教會牧者神父們方面的努力及紀律。如果我們不努力，大公會議對有果效地主動參與的渴望就會落空。但當我們保持靜默，當我們的心、思、靈都謙遜地調節到上主的工作，即神聖禮儀當中，我們跟祂相遇將是親密的，這必會在我們基督徒生活及在世界的傳教使命中結出果實。

就《歷任教宗》十周年的一些反省

在結論之前，我希望特別就《歷任教宗》自動手諭生效的十周年給予一些反省。

教宗本篤十六世以自動手諭《歷任教宗》，制定了法則監管了羅馬禮特殊形式的運用，它宣告了彌撒的這個古老形式從未「被廢止」，而在頒布這文件時給主教們的信函中亦提到：

在禮儀史中，有成長和發展，卻沒有決裂。我們的前輩所視為神聖而予以保存的事物，至今仍然是神聖的，且為我們亦是偉大的——它們不可能突然被完全禁止或被認為有害。教會的信仰和祈禱所發展出的寶庫，我們務必加以保存，並讓它們享到應有的地位。

它的最主要動機就是「關乎教會內心深處的內部修和。」(本篤十六世，於頒布《歷任教宗》時致主教信函，2017年7月7日)

當然，《歷任教宗》的規定，即只要所有基督的信徒——平信徒、神職、及修道人——要求的話，舊禮的彌撒及聖事即能自由地開放給他們，這規定是為了完結在大公會議後的禮儀教革所引起，基督在地奧體被分裂所引起的憾事。一如我們所知，為達致本篤十六世所渴望的修和，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而教宗方濟各也在繼續為這工作，我們必須祈禱和努力，好能達到這修和，這是為了靈魂的益處、為了教會的益處，並好使我們基督徒給世界的見證及傳教使命能夠更加堅定。

本篤十六世於頒布《歷任教宗》所附帶，致主教信函也提到了令一現象，他寫道：「青年人亦發現了這種禮儀形式。」他們也「被它吸引，且從內裡找到一種特別

適合他們與至聖聖體聖事相遇的方式。」這在世界各地也逐漸是這樣。我的這一輩中，有些人難以明白這現象。但我知道，而且親自證實這些年輕男女，神父及平信徒的誠懇和虔敬。按舊禮舉行禮儀慶典的團體有着很多且很好的司鐸及修道生活聖召，我為此而喜樂。

對那些抱有懷疑的人，我這樣說：參觀這些團體，並去認識他們，尤其是當中的年輕人。向我們這些年青兄弟姊妹的信德、以及他們的善行，開放你們的心和想法。他們既不是懷舊，也不是因為教會近幾十年的紛亂而感到怨恨或被拖垮；他們面對着現代世界的挑戰仍滿懷喜樂地活出基督的生活。對那些亦然感到難以明白這現實的人，我希望引用，「眾百姓敬重的法學士」加瑪里耳給予迫害宗徒的大司祭公議會的建議：「.....不要管這些人，由他們去罷！因為，若是這計劃或工作是由人來的，必要消散；但若是從天主來的，你們不但不能消滅他們，恐怕你們反而成了與天主作對的人。」(宗徒大事錄 5:38-39)

我願意向靈魂的牧者，尤其是我的主教兄弟，再加一項請求：這些人，這些團體很需要我們作為父親的關顧。我們一定不可以讓我們自己的個人偏好或過去的誤解，使我們和使用舊禮儀的人造成隔閡。我們神父和主教被召成為所有基督信徒，包括渴望按羅馬禮統形式的人，修和及共融的管理者及工具；親愛的主教兄弟們，我謙遜地並在同一信德中請求你們，跟隨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說話：「就讓我們慷慨地敞開自己的心靈，去接納信德本身可以包容的每一事物罷！」(本篤十六世，於頒布《歷任教宗》時致主教信函，2017年7月7日)

舊禮應該被視為二十一世紀教會生命的正常一部分。按數字說，它可能只是教會生活的一小部分，一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所預視的，但這不是一個理由使它是較差及「次等」的。在羅馬禮的較新及較古老的禮儀當中不應是競賽；兩者均是我們世代的教會生活的自然元素。基督召叫我們合一，不是分裂！無論我們舉行羅馬禮的那一種形式，我們都是同一信德中的兄弟姊妹！

但在兩種形式中間可以有一個相互增益的關係。一如我上年在倫敦談及，要更加信實地按照大公會議教長們的渴望推行禮儀改革的議題仍然存在。這有時被關乎一個稱作「革新中的革新」(reform of the reform)的問題，雖然這名稱有時會嚇怕一些人。雖然我也認同有需要研究及回應這些議題，我偏好稱這為「正面增益」(positive enrichment)，因為舊禮中的正面元素能增益新禮，相反亦然。

例如，奉獻禱文及羅馬正典的靜默祈禱可能是一些能夠增益今天現代禮儀的做法。在我們的世界，說話之後還是更多的說話，我們有需要更多的靜默，在禮儀中亦言。在舊禮禮儀中，這些禮節靜默是豐碩的：人的精神能夠向天堂飛翔，是因為有空間讓他們這樣做。舊禮充滿着要求言語及禮節「靜默」的紀律，這允許上主

能夠更清晰地被聽到，這是一個寶物，值得新禮慶典也能夠分享及重視的。同樣地，舊禮儀可能也能在新增的將臨期平日彌撒及在其他平日的新增讀經，不是一種由新的強加舊的做法，仿佛是要「計數」，而是為了全能天主的光榮及靈魂的益處，而引申的一個真實的禮節增益和有機發展。

我很明白在這範圍有很多的敏感議題，我們不可以在沒有小心研究及恰當的準備及培育下，推行禮儀變更而造成再多的牧民傷害。我只是提出考慮的可能性：有更多事情是可以討論的。

在七月，我談到羅馬禮兩種形式的一個可能在將來達致的修和。有些人將這個人意見理解為宣告一個計劃，在將來會有一個混合禮儀出現，這將是一個妥協而所有人都不會高興，同時偷偷地廢除了現在的舊禮。這種理解完全不是我的意圖。我所希望做的，是去鼓勵在這些議題上，以和平、平靜、及祈禱分辨的精神中，作更深遠的思考及研究。這些改善可以用於今日羅馬禮的兩種形式上，而兩種形式都能夠在恰當機會作出供獻。無論偏好說「革新中的革新」，「正面增益」或「禮儀修和」，背後的現實仍然是這樣，而我們必須平靜地及在最大的愛德中去面對。但是，沒有人要懼怕會失去其麼，一如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附於《歷任教宗》的信函中堅持：「我們的前輩所視為神聖而予以保存的事物，至今仍然是神聖的，且為我們亦是偉大的——它們不可能突然被完全禁止或被認為有害。」

讓我在另一事情上表達清楚：在禮儀增益中，教廷禮儀及聖事部部長並不是鼓吹，更不是批准，隨意單獨選擇禮書的中元素，新的或舊的亦然。完全不是這樣！在教會考慮着在這些未來發展中甚麼是最好的做法時，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懷着極大的耐性，而我們必須等待權威的決定。一如我在之前提到，我們沒有自由，或自己做決定去更改禮書所提供的。

我希望給那些偏好羅馬禮古老形式的人說一句作為父親的說話。就是：有人，可能有很多人，稱你們為「傳統派」(traditionalists)。有時甚麼你們也稱自己為「傳統公教徒」(traditional Catholics) 或用類似的方法解釋你們自己。請不要再這樣做。你們不屬於博物館或探知館內的一個盒子或架上。你們不是傳統派：你們是羅馬禮的公教徒，一如我和教宗也是。你們不是因你們朝拜生活及靈修習慣而成為教會內的二等公民或其他邊緣人士，這些朝拜生活及靈修習慣也是眾多聖人所用的。你們一如所有受洗者，被天主所召叫，在今日世界的教會生活及傳教使命中，盡忠你的職份；而不是要閉嘴，或更差撤退，防禦及內向地活在一個洞窟，窒息着向世界所作的基督徒見證及傳教使命，你是同樣被召這樣作的。

如果《歷任教宗》生效十年有甚麼意思的話，這就是它的意義。如果你還沒有脫下「傳統派洞窟」的卸扣，請你今天就脫下它吧。全能的天主叫你這樣作。沒有

人會由你們當中奪去羅馬禮的古老形式的。但很多人將要由你們忠信的基督徒見證中得到今世及來世的益處，古老禮儀及相連繫的靈修及信理氛圍給了你們濃厚的信德培育，使你們能夠在見證中付出很多。一如上主自己在山中聖訓中所教導我們：「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瑪竇福音 5:15) 我親愛的朋友，這就是你們真正的聖召。這傳教使命就是天主的神聖安排，藉恰時出現的《歷任教宗》自動手諭召叫你們所作的。

總結

「忘記天主就是我們世代最急切的危機」拉辛格樞機這樣寫道。我的兄弟姊妹，在我們慶祝《歷任教宗》十周年、並且為它在過去十年中教會的朝拜及傳教工作中所帶來的自由及新生命表示感恩之際，讓我們明認，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沒有天主的世代 (godless age)。

「為對抗這危機，禮儀應設成為天主臨在的標記。」樞機這樣繼續。毫無疑問，在羅馬禮古老形式中，那可觸摸到的神聖，在此方面非常優秀，尤其是在它的詠唱及隆重慶典中更甚。再者，它有紀律的靜默也在提醒我們，在每一個任何形式的禮儀慶典中，「天主的尊位應被視為第一優先。」

今天，讓我們慶祝光榮十字架節的美麗節日，而明天我們將靜默地與痛苦之母一同跪在十字架下，讓我們懇求那為了我們在犧牲的愛中懸在十字架上的上主，好使祂的教會能夠在她的朝拜生活中享有豐碩而真正的更新，終能使她能夠由神聖的遇相出發，帶着更新了的活力走向世界，以宣揚罪惡和死亡已被我們的上主耶穌基督所戰勝的喜訊，因為祂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已為我們獲得了我們罪過的赦免及永生的希望。

我感謝你們的聆聽。我祝福你們每一位，以及你們不同的宗徒事工，而我懇請你們及你們所屬的團體，為我及我的工作祈禱。

[完]